▲亞努科維奇周五在俄羅斯羅斯托夫召開記者會 路透社

▲烏克蘭克里米亞機場周五一度被武裝分子佔據 路透社

►克里米亞民眾2月27日在議會前舉行親俄示威 法新社

亞努科維奇逃亡路線圖

1 2月22日抵達哈爾科夫
2 欲往盧漢斯克，飛機險遭射擊
3 飛機迫降頓涅茨克
4 改道往克里米亞，家人收死亡威脅
5 前往俄羅斯托夫尋庇護

瑞士查亞氏家族洗黑錢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法新社2月28日消息：瑞士當局周五（2月28日）宣布，已始就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及其兒子亞歷山大涉嫌貪污之事展開調查，並已凍結可能隱藏於該國的所有潛在資產。日內瓦檢查官辦公室在一篇聲明中說，這次刑事調查關乎「集體洗黑錢」之事。

檢察官們又說：「2月27日早上，首席檢察官員抵薩和金融警察搜查了亞歷山大．亞努科維奇所擁有1間公司的場所。」行動中有若干文件被查封，但檢察官稱沒有進一步的調查工作細節提供。

此外，成員包括總統及另外6名部長在內的瑞士國家最高行政機構聯邦委員會周五（2月28日）說，它已決定凍結亞努科維奇及其隨從可能在瑞士的資產，即時生效。據瑞士金融市場管理機構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說，被凍結資產的烏克蘭人有20人，凍結在周五中午生效。

聯邦委員會在一篇聲明中說，它希望透過這次行動，「避免烏克蘭國家資產遭到濫用的風險」。雖然外界不清楚亞努科維奇本人是否有資金在瑞士，但亞歷山大2011年尾在日內瓦，給他的資產管理公司開設分支。

與此同時，奧地利亦說，該國應烏克蘭外交部1名官員要求，凍結了18名烏克蘭人在該國的資產和銀行戶口。這些人被懷疑侵犯人權和貪污。

奧地利曾對抗歐洲出力加強銀行業透明度，在基輔被視爲和亞努科維奇有聯繫的寡頭們收藏資金的好地方。被凍結者的名字和涉及多少財富都未見透露。列支敦士登1名政府高官亦說，該國將凍結包括亞努科維奇在內20名烏克蘭前政府成員的資產。

亞氏俄境現身 親述逃亡驚魂

生命受威脅離國 尚未獲普京接見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及烏克蘭《基輔郵報》2月28日報道：在倉皇逃離烏克蘭首都基輔一周後，烏克蘭被議會罷免的總統亞努科維奇周五首次公開露面。他在俄羅斯西南部城市羅斯托夫召開新聞發布會，為國家目前所處的狀況向人民道歉，又介紹了過去數日的行蹤，表示自己並未逃亡，只是因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脅，才被迫離開烏克蘭。

亞氏在2月21日與反對派簽訂和平協議後就離開基輔，隨後烏克蘭議會又投票令其「自動喪失總統權力」。亞氏周五在記者會上說，他「並沒有被推翻」，他說：「我打算繼續爲烏克蘭的未來戰鬥，對付那些企圖以恐懼和恐怖行動來掌權的人。」

直升機險遭擊落

亞氏又強調自己「沒有逃到任何地方」，只是他的家人遭到威脅，他其後「被迫」離開烏克蘭而已。他表示他先到了烏克蘭東部城市哈爾科夫，想去那裡與地區黨的骨幹會面。但在2月22日早上抵達當地時，安防人員收到信息顯示激進組織會抵達該城。於是他讓隨行的發言人雷巴克與幕僚長克柳耶夫搭乘總統直升機到頓涅茨克，召集當地的活動分子了解基輔局勢。而亞氏本人則決定前往盧漢斯克，並動用了兩架直升機作煙霧彈。但在飛行途中，空管人員警告他稱，如果亞氏直升機不掉頭，而堅持飛往俄羅斯的話，將向飛機射擊。如此一來，直升機的飛行員只能被迫在頓涅茨克降落。之後，亞氏一行又轉走陸路，並在當晚抵達克里米亞。

亞氏又說：「但是我們受到了安全威脅。我家人打電話告訴我說，就連我最小的孫子也在大清洗的名單上。我兒子說我們不能冒這個危險。」於是，亞氏與家人最終抵達俄羅斯的哈爾科夫，尋求庇護。被問到他怎樣到了俄羅斯，他就說他「感謝愛國軍官，這些人履行自己的職責，協助我保住性命。」但他沒有透露相關詳情，僅稱自己會在人身安全得到保證之時返回烏克蘭。

驚訝普京保持沉默

亞氏說，他在俄羅斯沒有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見面，但有和他通電話，又說他對於普京在自己出走之後保持沉默感到驚訝，希望普京會抽空見他。

「直到現在，普京還保持謹慎、保持沉默，爲什麼？這是個問題。」亞氏說，他了解普京的性格，對普京的表現感到「驚訝」。「作爲烏克蘭的戰略合作夥伴，根據俄烏已簽署的協議，在目前的局勢下，俄羅斯有採取行動的權力。」亞努科維奇又表示，「我堅決反對俄羅斯進行軍事干預」。

強調未下令開槍

亞氏稱，他在遭到革職前，並未下令警察朝示威者開槍，該爲基輔流血場面負責的是示威民衆。現場的記者又讓他對克里米亞目前的緊張局勢發表評論。亞氏說，他可以理解在這個親俄的半島中，民衆對於基輔新當局的憤怒。他表示支持克里米亞居民，相信克里米亞必須仍然是烏克蘭一部分，但「在這個局勢」使用武力是「不可接受」的。

隨後，以俄語發言的亞氏又說，他希望爲自己在烏克蘭處於目前狀態中離開該國致歉。他說：「我感到羞愧。我想說，我要爲烏克蘭所發生的事，和我沒有力量保持穩定，向烏克蘭人民致歉。」

亞氏又痛斥西方背叛2月21日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簽署的和平協議，說反對派近日的行動違背了那份經歐盟斡旋的協議。他嚴厲譴責如今當權的反克里姆林宮和親歐盟力量。他指責西方爲這場危機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政策」，又說烏克蘭新領導層打算在5月25日舉行的總統選舉「非法」，他不會參與。

克里米亞血腥歷史釀亂局

【大公報訊】據美國《紐約時報》28日報道：親俄的蒙面槍手星期四佔領烏克蘭克里米亞首府辛菲羅波爾的議會大樓，周五凌晨又佔領了當地的兩個機場，表面上看，是克里米亞的親俄勢力對基輔的政局發展不滿。

不過，從歷史角度看，這群神秘武裝分子在克里米亞的行動，與其說涉及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係，不如說是涉及克里米亞與烏克蘭的關係。

克里米亞半島是一個多種族地區，人口包括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韃靼人，該半島數百年來一直是領土糾紛的焦點，最近數十年來常常成爲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緊張的來源。克里米亞問題專家扎博爾斯基，曾於1995年撰寫論文說：「克里米亞半島已成爲基輔與莫斯科在政治、經濟、軍事和領土糾紛等問題上的角力場。」

1992年5月，也即蘇聯解體之後不久，當時克里米亞議會曾宣布脫離烏克蘭獨立。1992年的糾紛以一個協議解決，該協議被稱爲《烏克蘭當局與克里米亞共和國之間分權法案》，賦予克里米亞在烏克蘭國內自治的地位。這個地位，與車臣在俄羅斯國內的地位類似。車臣自治承認車臣擁有獨特語言和穆斯林宗教，而克里米亞自治則是承認克里米亞的政治和文化身份更多是俄羅斯的、而不是烏克蘭的身份。

在歷史上，克里米亞是多個帝國的十字路口，曾先後被希臘人、匈奴人、俄羅斯人、拜占庭人、奧斯曼土耳其人、金帳汗國韃靼人、蒙古人和其他侵佔或蹂躪。1954年，克里米亞成爲烏克蘭的一部分，當時蘇聯統治者赫魯曉夫把它送給蘇聯加盟共和國烏克蘭，以示烏俄一家親。在1992年那次糾紛中，俄羅斯議會象徵性地投票取消這個禮物。

克里米亞是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所在地，現在俄羅斯租用海軍設施的協議是亞努科維奇2010年簽署的，把租期延期25年，至2042年屆滿。俄羅斯與克里米亞緊密的歷史聯繫，尤其是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海軍基地的軍事利益，解釋了爲什麼普京總統和克里姆林宮堅決反對烏克蘭與歐洲加強聯繫。雖然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有重大經濟利益，但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利益才是最大的。

神秘武裝奪機場 克里米亞湧戰雲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及美國《紐約時報》2月28日報道：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局勢瞬息萬變，全球矚目。烏克蘭內務部長阿瓦科夫周五在社交網站臉譜上稱，俄羅斯軍方人員封鎖了克里米亞兩大重要機場，分別是位於首府的辛菲羅波爾國際機場，和在港口城市的塞瓦斯托波爾的別里別克機場。他並說，在克里米亞發生的事件是「俄羅斯的武裝侵略」。「這是在一個主權國家領土上公然挑動武裝流血」。

這兩起「佔領機場」的事件中，均未發生暴力衝突。28日凌晨1點30分，在克里米亞首府辛菲羅波爾，119名身穿無標誌迷彩服且持有俄羅斯國旗的武裝人員進入機場並在機場餐廳展開部署。他們只是在監視機場工作，沒有試圖進入航站樓，也沒有干擾機場的正常運轉。

據現場消息稱，辛菲羅波爾國際機場當天正常開放。

在鄰近的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爾，當天凌晨3點，大約300名武裝分子到達別里別克機場附近，他們封鎖了通往機場的道路，不允許任何人靠近機場。

在阿瓦科夫的指控各地媒體瘋傳，俄羅斯黑海艦隊新聞處發布聲明稱，黑海艦隊沒有部隊向別里別克機場推進，也沒有參與封鎖機場的行動。

而據俄羅斯國際文傳通訊社報道，28日封鎖機場的是克里米亞成立的民兵「自衛部隊」。

烏克蘭國家安全暨國防委員會首長帕魯比又指控說：「在不同地點參與封鎖的人屬不同組織，他們均在克里姆林宮指示下行事。」

當天稍晚時，他又表示：「有人企圖奪佔兩座機場，但我們已成功遏止這類意圖，烏克蘭執法當局如今已掌控那兩座機場。」

▲示威者2月28日在克里米亞議會大樓前舉着俄羅斯國旗集會 法新社

大公報 縱橫談

烏克蘭之亂留給世人的思考

短短數小時，烏克蘭再變「色」。示威者逆襲，局勢變化之快、之劇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以至於人們尚未想到，該為這場神聖的「革命」塗上什麼「顏色」，一切都已發生，並迅速成為過去。激烈的街頭抗爭暫告一段落，昔日風光無限的總統成了國際通緝犯，牢籠中的囚陡變為耀眼的政治明星。經歷過一次政治動盪的民眾似乎早已習以為常，又有誰能保證，假以時日，他們的角色不再出現天翻地覆般的轉變呢。

在一輪輪外衣華麗、顏色各異的「革命」中，人們已經失去了是非、善惡、正邪、黑白的評判，只有地上的淋漓的鮮血，間或提醒人們，浪漫背後還有殘忍，抗爭背後還有陰謀，山河易幟是要付出生命代價的。烏克蘭之亂未平，留下來的思考是沉重的。

人們不會忘記昔日的烏克蘭。那時候，天是藍的，水是綠的，街頭是平靜的，社會是和諧的，第聶伯還只是一條清澈的河，而非劃分東、西烏的「邊界」。作為古羅斯部族的發祥地，基輔羅斯精神是一不滅的符號，激勵了一代代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人，烏克蘭有「鼻祖」般的榮耀和自豪。作為當今世界第三大糧食出口國，烏克蘭曾是前蘇聯最富裕的「糧倉」，養育了多個加盟共和國，工農業發達，百姓生活富足。作為前蘇聯軍事部署的前沿，烏克蘭有舉世聞名的塞瓦斯托波爾港，有部署在那裡的威震歐洲的黑海艦隊，有核武器，誰也不敢小覷。這個面積比法國還大的國家曾有過的輝煌在蘇聯解體後家經歷了幾個主人。從親歐的克拉夫丘克、親俄的庫奇馬，到親歐的尤先科和剛剛被趕走的親俄的亞努科維奇，政客們走馬燈似地換了一茬又一茬，一朝天子一朝臣，政客在東西方選擇，國家在俄歐間搖擺。政客權鬥，加劇了社會撕裂，令國家步入惡性循環。

烏克蘭國內撕裂固然是悲劇，但比這更可悲的是外力的介入。烏克蘭自獨立後大大小小無數動盪和風波，都有大國的影子，都有外來的幕後推手。在一輪輪較量中，獨立國家成為外部爭奪的戰場，無辜百姓懵懂地充當了「炮灰」。歷史已無數次證明，一個國家如果自己無法處理好自己的事務，外部勢力勢必介入，幫助其理順關係，結果卻往往是剪不斷，理更亂，吃虧的還是自己。

烏克蘭之亂沒有贏家，街頭的平靜只是暫時的，內部爭鬥、外部干涉隨時會重新點燃戰火，給國家和百姓帶來更大的災難。這無疑是烏克蘭社會的不幸，但插手動亂的各方無論輸贏，角色也都不光彩。

改變。

東西矛盾、社會撕裂是烏克蘭的悲哀。在涇渭分明的利益面前，東、西烏才驚異地發現，原來幾十年前的「聯姻」是一場「錯位媒姻」，原來的同宗同族內還有宗教信仰的差異，還是語言上的不同，還有政治傾向上的尖銳對立……在一次次抗爭、衝突中，這些矛盾被不斷放大、加深，漸漸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從烏克蘭獨立至今，人們已很難記得這個國

施君玉